



提笔的片刻,鸿先生的丹心明月终是高悬在我的夜空。重读《守护神》,可以视作一场复沓心跳的旅程。所谓百感交集,不过是在不同的时空共情文化基因的脉动,“走与守”之间,风沙未尝掩月明。

青年作家王璐琪的《守护神》是以常书鸿的人生经历为原型进行创作的短篇小说,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讲述的是鸿先生与弟子于战火纷飞中坚守在莫高窟的故事。尺幅之地,作者以老到的文笔与对人性深刻的体悟“纵横捭阖”,彰显文明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人的力量。小说体现出作家“克制的激烈”与“冷峻的悲悯”,在以纯美、启智为“正统”的儿童文学场中,张扬着宝贵的文化立场和隐秘的忧思。

“走与守”是《守护神》最核心的叙事驱动。在法国访学的鸿先生只因看了一场小型壁画展便决绝地带学生回到战火中的祖国,于风沙深处坚守着敦煌的“心脏”。这种典型的“归去来”叙事模型极其考验作家的构思能力与创造性。作者巧妙地以“走”完成谋篇的“破局”。故事的开端便是鸿先生的出走。在无数次去信未复后,鸿先生决定亲身告求,去外地求援。当他下定决心留下尚且弱小的学生坚守莫高窟的时候,恰是他最为焦灼与无力的时刻,他必须找到援手,以护持岌岌可危的文化瑰宝。这既是作者留给叙事的开端,也是作者第一次有力地地点题:唯有人,才是历史与文明进程真正的守护神,人的坚守与传统,让文明与天地完美。

鸿先生留给少年们的敦煌,蕴藏着无尽的苦楚。自然条件的恶劣与县城被围的困境,守在莫高窟的少年们不得不面对这惨淡的现实。这是鸿先生走后留下的“守”的命题,也是主人公们精神成长的契机。在守的过程中,他们找菜籽,抗风沙,保壁画,同时还要忍受无尽的等待煎熬。在这里,内与外、表与里、历史与当下、当下与未来构成了表意的多重镜像。人物的内心与外在的现实处境,守护者内部的矛盾与家国外患,作为历史遗迹的敦煌壁画与正遭受侵袭的民族,抗争、坚守与对未来的期许、忧思……多种复杂的情绪共同汇聚在这既逼仄又“宏大”的院落窟门之内。少年们的挣扎坚守,让文本具有了深刻而丰富的意蕴。

罗央的出走,是作者嵌构在“守”中的波澜。与青山和天水不同,罗央是鸿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他追随鸿先生学习绘画艺术,从江城到巴黎,再从极繁华的都市回到大漠深处,但这样的追悔遗憾地以出走而告终。他的走将孤女这条隐秘的线索推出水面,这位被天水“捡”来的女孩一直被藏在290窟中。早在故事开篇,鸿先生走前便交代290窟里北周时期的壁画需要特殊呵护,当罗央找准最具

■短 评



《雨果和驯鹿》,安宁著,苏立绘,科学普及出版社,2025年3月

世界上有一类杰出的图画书,并不以曲折的故事吸引读者,而是要向他们展示一个与生活日常完全不同的、神秘而又新奇的世界。这类图画书的文字量虽然不大,读来却能有一种别样的感动。

比如,英国作家汤姆·波尔和澳大利亚插画家罗伯·英潘合作的图画书《世界为谁存在》。波尔47岁那年到非洲旅行,当他站在非洲大地上,举目所见,全是那些在草原上奔驰、在林间跃动、在水中栖息的,跟人类一样有着鲜活的生命气息的狮子、斑马、鸟禽、昆虫和鱼儿。这让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世界为谁存在?”波尔借助故事里的狮子爸爸之口告诉小狮子:“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绿油油的草原,让你奔跑跳跃……你应该相信,世界为你存在!”

《雨果和驯鹿》(安宁著,苏立绘)是一部可与之媲美的图画书。散文家安宁创作这部作品的起因跟波尔相似,在一个零下30多摄氏度的深冬,她前往大雪覆盖的大兴安岭,在那里遇到了一家放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他们世代与驯鹿为伍,这家中唯一的儿子,正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年

■动 态

《我们爱科学》创刊65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与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少儿科普旗舰刊物《我们爱科学》创刊6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举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党委书记、航天专家孙保卫少将,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李献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合,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团中央少年部等相关单位领导、科普作家、师生代表参加活动。从1960年创刊至今,《我们爱科学》

王璐琪《守护神》:

风沙未尝掩月明

□陈 曦



《守护神》刊登于《儿童文学》经典版2021年2月号

价值的290窟进行刻画时,才有了孤女坚决的抵抗。

“墙上的东西对你很重要?”

“比眼睛重要。”

孤女与天水的对话是小说的第二次点题。孤女不懂壁画的文化价值与文物意义,她守护的是小师父的心心念念,是人情,是比眼睛还重要的珍宝。当罗央割壁画时,她以孱弱的身躯“负隅顽抗”,哪怕手指被无数数踪断也在所不惜。此时,小说的主题开始走向人性的深处,能够促成“守”的,从来不是物的外在价值,而是内在情感。是“情”让“守”有了内部支撑,是“情”促成的“义”,让“守”有了抵御人为、环境乃至最无情的时间的力量。当罗央割下壁画的那一刻,之前那些坚守的光阴具化成了痛苦与焦灼的注脚,丧失情义比任何煎熬都难以忍受。小说关于青山这个沉默的守护者少有笔墨,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让其大放光彩。他开枪吓走了外盗与内贼,这一枪展现出柔软与强悍是“守”的一体两面。也正是在这个片刻,我们得以洞悉作者起笔时让鸿先生“走”的真正意义。鸿先生的“走”,既开启了“守”的传统,也留下了“守”的秘法。最令人意难平的无疑是孤女的“指若莲花”。她对文明的守护、对情感的守护,质若莲花,垢中出尘。当昏暗的290窟不能点燃蜡烛的设定与孤女莲花般的手指相互映照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室的光明与馨香。此时,敦煌的魅力便不再是飞天落花壁上观,也不仅是拓印勾勒,而是文明与人性的交相辉映。

《雨果和驯鹿》:世界为你们而存在

□徐 鲁

龄,却依然选择留在驯鹿的身边,过着与父辈同样古老的生活。书中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沿着河流一直向北走,便是我们的新家。”“我们”指的是一个名叫“雨果”的鄂温克小男孩和他的伙伴,一只同样年幼、浑身雪白的驯鹿。在鄂温克语里,“雨果”是太阳的意思;雨果把驯鹿称作“小月亮”。太阳和月亮朝夕相处,彼此信任,互为伙伴。

鄂温克人以森林为家,逐水草而居。有一天,当小雨果和家人要带着小月亮前往新家时,小月亮却不见了。它去了哪里呢?原来,小月亮穿过了白桦林,悄悄躲在一株高大的杨树后面发呆。那里埋葬着小月亮因病逝去的妈妈。太阳落山之前,妈妈必须把驯鹿队伍赶到新的营地去。她叮嘱雨果:“天黑之前,我会让爸爸开车来接你和小月亮,记得沿着河流一直向北走,千万不要在森林里贪玩啊!”接下来就是雨果和小月亮一起,尽情地、自由自在地、撒欢般地享受大自然的时刻了。河流、小鱼、河中央的光滑大石头、暖洋洋的阳光、洁白的云朵、辽阔的山野、灿烂的野花……好像世界和万物都是为雨果和小月亮而存在的。

“小月亮一会儿嗅嗅洁白的山丁子,一会儿闻闻紫色的马兰花,一会儿蹭蹭红色的野百合,一会儿碰碰黄色的苦菜花”,根本不理睬雨果的催促。雨果索性也暂时放弃赶路的念头,跟小月亮一起,恣意地享受着这静美而丰饶的正午时光。林子里的豺獭、雪兔、锦鸡和她的宝宝们,还有蝴蝶、蜜蜂、蚂蚁等,好像全都敞开发好的胸怀,迎候着他和小月亮的到来。在雨果看来,连飘在空中的自由的云朵,也像是成千上万只奔跑的驯鹿……

万物有灵,美好如斯。两个幼小的生命,在平等以待的大自然妈妈的怀抱里,一直玩耍到风慢慢灌满了森林,夜晚的巨大帷幕就要落下来了。这时候,雨果和小月亮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小月亮紧紧跟随在雨果身边,就像永

远不会分开的、小小的兄弟俩。“我们就这样走啊走,走啊走,直到我听到爸爸大卡车的声响撞开夜色,飞快地朝我们驶来。”最后一页排成诗行的文字,与其说是长大后的雨果的心声,不如说是作者对笔下两个小主人公意犹未尽的想象:“许多年以后,小月亮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常常会想起,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夏日……”

就像一个用野百合编织的小小花环,故事最后一句,也是故事开头的一句。全篇以散文的笔调和富有童趣的细节描写,支撑起了诗意清扬的叙事,字里行间和每一幅画面上,都闪烁着北方草原、森林、阳光、河流的温暖而明亮的光芒,也散发着来自作家和画家的柔和的、淡淡的母爱般的芬芳。读者能感受到毕生以森林为家、与驯鹿相守的鄂温克人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勇气,感受到一代代鄂温克的孩子,对他们生命的朋友驯鹿平等相待、亲密无间的单纯而明净的爱心。

《雨果和驯鹿》不仅歌咏自然,也礼赞美德。在短小的篇幅里,抒发了一种对自然天地的敬畏和对现实日常的热爱,处处透出生命的坚韧、美丽、温暖与丰饶。每一节文字,每一幅跨页的画面,在推进叙事的同时,也把雨后大自然中灵动的、如梦如幻的、生机勃勃的细节和井然有序生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看到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感恩与敬意,唤醒人们热爱生命、敬重自然、感恩世界。

作者在《后记》中说到,她写这个故事是“希望阿尔姗娜(作者的女儿)以及更多的孩子,能和故事中的雨果一样,拥有一颗澄澈的心,热爱森林中每一株树木,每一片花草,也热爱森林中所有与人类同为自然之子的人间精灵”。那么,阿尔姗娜、雨果和小月亮们,你们应该相信,世界为你们而存在!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大汉寨》图书捐赠暨“张殿元学屋”捐建仪式举行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94周年纪念日当天,由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史研究室、中共清丰县委、清丰县人民政府、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汉寨》图书捐赠暨“张殿元学屋”捐建仪式在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瓦屋头镇汉寨内村小学举行。

张允献(张策)老人,12岁入党,党龄84年,离家82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作为抗战全程亲历者,写下了记录童年和革命、生活与学习思考的数十万字手稿,是反映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战斗生活的珍贵资料。儿子张京将父亲的手稿梳理成纪实儿童文学《大汉寨》,重现激情澎湃的革命岁月与人民生活,展现出冀鲁豫平原农村特有的风土人情,对当时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等,作出鲜活呈现。

两家出版社将图书送到故事发生地汉寨内村的共产党员、村民和孩子们手里。根据张允献老人遗愿,当天举办了“张殿元学屋”捐建仪式,该书出版方和七家出版社为书屋捐赠了两千余册图书。

■创作谈

每个作家的写作生涯中,或许总会碰上两三本自己觉得对之负有责任的书,那种“非写不可”“非我来写”的书——于我而言,《夏归》就是这样一本书。

创作近20年,我的作品也渐渐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不仅在国内,甚至是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我也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我曾受邀去马来西亚进行过两次巡回演讲。尤其第二次,从吉隆坡到沙巴,从新山到亚罗士打,当真是把马来西亚主要的华人聚集城市跑了个遍。可以说,故事里元远的妈妈杨教授身上,也有那么一点我自己的影子。

因为这段宝贵的经历,我得以接触到大量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穿旗袍的“校长妈妈”,善书法国画古琴、爱穿汉服的老师,朝气蓬勃的师范生团队,坐四个小时大巴赶来,甚至是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进会场的听众……这份热情与支持,实在感人肺腑。

我想,这份沉甸甸的认可,有很大一部分源于我是一个中文写作者,我用汉字书写中国与世界故事,我的文字让这些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眷恋之情的海外华人感到亲切,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或许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精神连接。

在交流中,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聆听他们的故事。渐渐地,我的脑海中开始有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这条脉络起源于一两百年前艰苦卓绝的“下南洋”。华侨华人们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国度。为了生存,也为了遥远家乡的至亲们,他们咬牙坚持、拼尽全力。卑微但顽强,弱小却坚忍,在忍受了难以计数的刁难、排挤、不公和苦难后,他们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渐渐发展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当这条脉络进行到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心被南洋华侨们的英勇与大义给击中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华侨们对祖国的抗战事业,竟然给予了那么大的支持。他们中的大部分,无论贫穷富有,都无私地捐出财产,支援抗战。南洋华侨的捐款总数居世界之首,几乎占全部抗战军饷的三分之一。更有些人是以血肉之躯慷慨赴国难,比如我在故事里写下的那些受召回国的南侨机工。这是一群数量众多又非常年轻的爱国者,在祖国抗战最危急的时刻——港口接连失守,军事物资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之时,是这些胸怀民族大义的年轻人,毅然放弃了他乡的安宁生活,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号召,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返回祖国,成为奔跑在滇缅公路上的普通机工。几年中,他们经历了难以估量的危险与苦楚,为助力祖国打赢这场战争而拼尽全力,乃至献出生命。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南洋华侨的崇高精神,以及与祖国深厚的情感连接。这里面有太多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故事值得去挖掘、去讲述。

我没有任何犹豫,几乎立刻开始动笔。在我的心中,书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作品是一件神圣又艰巨的事,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作家不会推却的事。更不用说,当我从岁月的故纸堆里打捞起南侨机工的往事时,我深深地意识到,或许是没有直接上战场的缘故,机工们对抗战的贡献被大大地忽略了,别说是孩子,很多大人都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才格外有意义,它不仅能让读者看到战争岁月里滇缅公路上的生离死别,更能促使他们意识到华侨们对祖国的热爱是多么真挚而刻骨,对正义与和平的追求又是多么迫切和强烈。

我把南侨机工的故事当成这本书的一条主线,但我并不想止步于此。我想顺着这个脉络继续往下走:战争结束,伤痕累累的机工们返回南洋,但华侨与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华侨对故乡的捐助、对家乡发展的助力,几十年间从未停止。渐渐地,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单向的扶助变成了双向的合作与投资。以马来西亚为例,它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伙伴,双方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均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合作,而这一切,离不开在此生活的华人子孙后代们的积极推动和不懈努力。其实又何止马来西亚一地呢?这些年来,我亲眼看见并深入接触过的大量海外华人华侨,都在尽其所能地承担祖国与世界的纽带——在空间上把祖国与世界连接,在时间上将中华古老又现代的文化传承。血浓于水,他们纵然分散各地,却始终是真正的“同胞”,正如一幅星空般的拼图,共同拼就中华文明的图景。

因此,我在故事中安排了另一条现代线,这里面埋进了很多我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但更多的,是对那些在异国他乡坚持中文教育、传承中华文明的马来西亚华侨们的一次致敬。我要让滇缅公路上冒着枪林弹雨、一路疾驰的运输车,与马来西亚公路上满载中文书籍、一路向前的蓝、白面包车,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故事中彼此重叠、交相辉映。当年,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来守护中华文明,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以另一种方式为之努力。

在故事外,遍布世界的同胞写下的每一个汉字、发出的每一句乡音,讲给孩子们的一个故事、念给他们的每一首古诗,都是文化上的回响。

每次长途飞行,我都喜欢看航线图,看一道道空中的“道路”。除了空中的路,当然也有海上的路与地上的路,那些被人“走”出来的,连接近与远、自己与他人的路。我想,道路的历史就是人类的交流史。我们中华民族已行走了五千年,还将继续在地球的道路上留下更深、更有力的足迹。

感谢历史上的故人,感谢天涯海角的朋友。只要有路,我们彼此便不再遥远。

有路,就不遥远
——从《夏归》的创作谈起
□邹凡凡

■插图欣赏



《小蒜头成长记》插图,[美]布里·鲍尔森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8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608期·